

京劇談往錄
四編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剧谈往录四编/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 北京:
北京出版社, 1997. 12

ISBN 7-200-03281-6

I. 京… II. 政… III. ①京剧-表演艺术-文集②京剧-艺术
家-生平事迹-中国 W. J821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5581 号

京剧谈往录四编

JINGJU TANWANGLU SIBIAN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装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375印张 426 000字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2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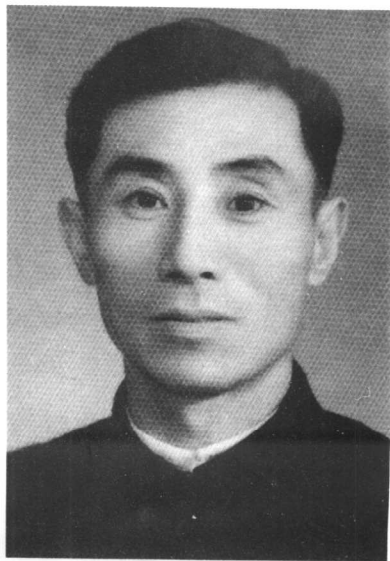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3001—8000

ISBN 7-200-03281-6

J·332 定价:18.00元



高盛麟饰《铁笼山》之姜维
(高小麟提供)



孙盛云(70年代初)

李慧芳(40年代于上海)



李慧芳《战宛城》之邹氏(40年代刚改青衣时)





1963年厉家六兄妹（上厉慧良，下厉慧斌，左一厉慧庚，左二厉慧兰，右一厉慧森，右二厉慧敏）



高庆奎饰《哭秦庭》中申包胥
（刘乃崇提供）



盖叫天饰《蜈蚣岭》之武松

(刘乃崇提供)

唐韵笙饰《关公月下赞貂蝉》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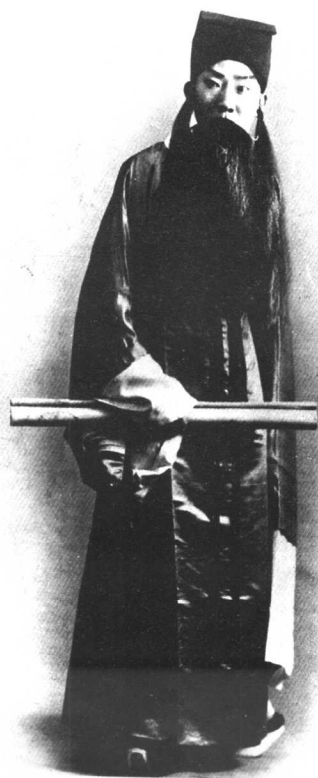
关羽



唐韵笙(17岁)



谭富英饰《群英会》中鲁肃
(刘乃崇提供)



王和霖饰《断臂说书》中王佐
(赵晓东提供)



徐碧云(右)与弟子毕谷云(约 1950 年)
(毕谷云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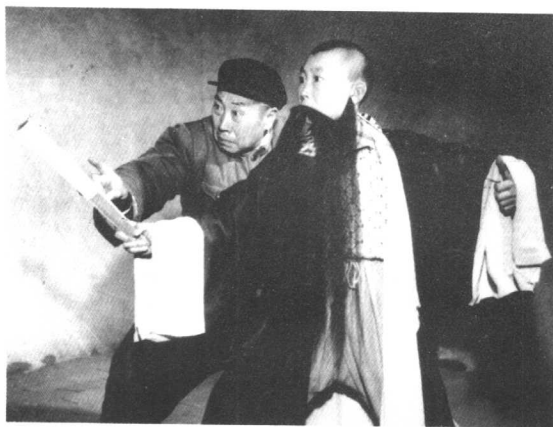


梁小鸾饰《四郎探母》中铁
镜公主(40 年代于上海)
(刘曾复提供)



赵燕侠饰《白蛇传》白素贞(1979年8月)

梁连柱在教戏(1961年)
(刘连伦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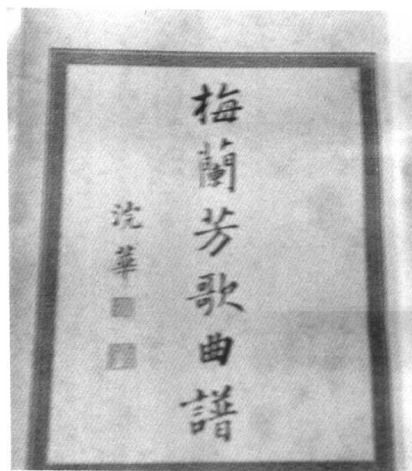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国初年冯子和在时装京剧《红菱艳》
中饰农村妇女

(江上行提供)



苗胜春(右)与张少甫(1957年初)
(江上行提供)



梅兰芳所题《梅兰芳歌曲谱》之扉页
(刘育辉提供)



孙菊仙《乌盆计(记)》唱片片
心(上有“挽请春仙老供奉”字样)
(刘鼎勋提供)

序

朱 家 潜

《京剧谈往录》即将出版第四编了，编者约我写一篇序。我想谈往录这个体裁很好，编者以此向作者约稿不用多作解释，作者也比较容易接受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，总之是京剧范围内以往的事吧！

我记得十多年前，有一次在西旧帘子胡同梅家的客厅里，叶祖孚先生和故友许姬传先生正在聊天。我进屋落座之后，叶先生向我说：“您来了，正好，我还要专诚去拜访您。政协文史编辑部打算出版一本《京剧谈往录》。题目很清楚，就是谈以往有关京剧领域内的事。想先从以前《文史资料选编》上发表过的文章选择几篇，再向作者们约写几篇。今天就是向你们二位约稿，还想听听二位的意见，对于已发表过的文章，选什么样的合适。”于是三人慢慢聊起了文武昆乱、生旦净丑、杨、梅、余等，谈了一个下午。

回忆那天我向叶先生说的建议性的话大概归结以下几点：

选择已发表过的文章，当然可入选的应该是多数，并且最好是多种多样的，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谈选什么样的，而只谈谈认为不可入选的类型。我认为以往发表过的有所谓“梨园轶事”“梨园趣闻”一类的小品，往往似是而非，或张冠李戴，甚而至于无中生有、无事生非，10件趣闻至少有9件是没有那么一回事。这一类不可入选。

其次是有一类“借仙气”性质的文章，也似乎不可入选。北京老话有一句：“赶着何仙姑叫舅母——借仙气”，是讽刺有些人

喜欢借着名人抬高自己。当然不是说不能写关于研究名人的文章，譬如写一篇：“关于何仙姑传说的来源”，应该是无可非议的。如果以“我与何仙姑”为题，就不免有借仙气的嫌疑了。

另外还有一类不公正的评论和经不起探讨的故事。例如：有一次在纪念李少春的座谈会上，有一位评论家的发言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李少春闹天官的孙悟空和野猪林的林冲显示出的英雄形象，比杨小楼的孙悟空和林冲更完整，可以说提高了一大步……”我认为李少春当然是个好角，他的短打武生戏尤其好，我毫无贬低李少春的意思。但我认为那位评论家的评论是不公正的。如果李少春在世，告诉他比杨小楼提高了一大步，少春也不会同意的。在会上接着有一位演员发言，由于要说李少春演戏负责任，而说到从前王福寿先生演《御碑亭》的老恩师死在台上的故事。这件事本是真的，但被这位演员给说变了质。他说：“这个戏班的管事派王福寿演《御碑亭》的王有道，突然刘景然来到后台。刘景然的地位比王福寿高得多，于是就让刘景然演王有道，王福寿临时改老恩师。但王福寿不会这出戏的老恩师，心里着急，于是发病死了。”意思是说王福寿由于责任心重，所以才急死了。事实是王福寿演老恩师就是原定的，并不是临时改演。王福寿常常担任这个角色，并且他在“阅卷”一场的念白是非常有名的。不论是现在的剧团，还是从前的戏班，凡是已经派定某演员演某戏某个角色，绝不可能因为后台偶然进来一个人就临时把主演人换下来让别人演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例如这种故事就是经不起探讨的。这种发言的记录如果发表在报刊，也是属于不可采取的。

我记得当时大概就谈了以上三点。

谈往录，当然要求谈以往亲见的，但不可避免地涉及闻。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谈以往的见闻。不过闻还包括传闻，传闻中就可能产生误传。现就“误传”略作补充如下：

凡是传闻，有时事过境迁、无处质对。兹举一件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。若干年前曾经有人谈论，汪桂芬在宫中当差的时期，有

一次派汪桂芬反串老旦和龚云甫二人唱《双滑油山》，二人都扮目连僧之母，二人同时共唱。散戏之后，龚云甫埋怨琴师陆五：“你为什么紧随着汪桂芬的唱，反而不给我托腔？”陆五回答：“我在场上只听见汪桂芬的唱，听不见您的唱。”这个故事是说汪桂芬的嗓子异常的好，已到了如此地步。从前有些专业老演员也说过，似乎应该是真的。以前我听了这故事也没怀疑。由于10年前为了编写《中国京剧史》，我分工担任一个专题，是《清代乱弹戏的发展》，为此我翻阅了升平署现存的全部档案，顺便纠正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误传。其中之一就是上述这个故事。据档案载：汪桂芬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挑进升平署充当教习。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病故。在此期间的“日记档”很完整地记载着汪桂芬每一次的戏码，但未演过老旦戏。至于龚云甫在升平署始终未演过正工戏，只当零碎角。当时在升平署当差的正工老旦，首先是熊连喜，其次是周长顺。以上根据文献纠正一件小事的误传。

再举一件大事的误传：过去的戏曲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昆腔在乾隆以后就没落了，以致对于乱弹完全成熟的年代估计过早。这个结论直接影响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戏曲卷。此书的186页：“乾隆末年，昆剧在南方虽仍占优势，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声腔剧种。”又187页：“嘉庆末年，北京已无纯昆腔的戏班。”但据升平署档案载：同治二年至五年，由升平署批准成立，在北京演唱的戏班共有十七个，其中有八个纯昆腔班、两个昆弋班、两个秦腔班、两个琴腔班（其中包括四喜班）、三个未注明某种腔的班（其中包括三庆班）。各领班人所具甘结都完整存在。说明到同治年间，昆腔班仍占多数。光绪三年，各班领班人所具甘结也都存在。当时北京共有十三个戏班，其中有五个纯昆腔班，比同治年减少一些，但占总数三分之一强。通过上列文献资料，说明昆腔让位给乱弹不是乾嘉年代。确切的时代应是光绪末年，这时北京才没有纯昆腔戏班存在。戏曲史上这一段传闻之误，幸有档案可据得以纠正，不然误传就成为信史了。

最近梅兰芳纪念馆编纂一本《梅兰芳画传》。其中有一幅梅巧玲扮萧太后的画像。我看到这幅画像想到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幅画像也有一个误传。自50年代起，凡书刊上登载这幅画像都注明是《雁门关》的萧太后。当然《四郎探母》和《雁门关》都有萧太后，扮相也完全相同。但我听梅先生说过：他祖父在世时，还没有排演《雁门关》。这幅画像实际是《四郎探母》的萧太后。但梅先生说这话时《四郎探母》尚未开禁，只能在家里说说而已。现在我认为可以摆脱过去的禁忌了。其实《四郎探母》和《雁门关》的性质完全一样，这种避讳也是掩耳盗铃。

据升平署档案载：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，“王得祥传旨：着本署排《昭代箫韶》俱改乱弹曲白，人不敷用，着外学上角，欽此。”十一日“总管马德安面奉懿旨：承做灰色布城二份、萧后用黄龙床一份、活扇黄围屏一份、黄桌围一份，黄椅披、椅垫各四件，奉旨交内务府大臣赶紧办理，为此特传”，这是为改编后的《昭代箫韶》添置东西。我认为《昭代箫韶》改编乱弹，又特制萧后的用具，剧中当然包括《雁门关》的情节在内。又说：“人不敷用，着外学上角”，说明戏班的演员也参加这次演出。我估计戏班排演《雁门关》也在光绪廿四年以后。这条资料可以和梅先生的话互相印证。以上是我对待传闻补充的意见。

这次第四编的来稿从目录上看，多为亲身经历的事，不是以传闻为主题的，可以说都是可信的。例如孙盛云先生《学艺演戏忆当年》一文，翔实而生动，对于向尚和玉先生学习的心得尤其可贵。盛云在科所演的戏我都看过。他自辍演任教以后常去刘砚芳先生家请教，当时故友刘宗杨兄之子刘长瑞在中国戏校上学，是盛云教的徒弟。盛云访问学生家长，当然首先接触刘砚芳先生。盛云师事刘先生、学习杨小楼先生的表演艺术，当时我也常向刘先生请教，所以我了解盛云对于杨派艺术也很有心得。我建议盛云将来把这一段学习心得也具体写出来，是很有价值的。盛云的文中有一节“好友仲盛珍”，所提到的“忘不了他在台上活灵活现的

表演，忘不了他那对顾盼有神的眼睛”等语，绝非过誉，并且也不因为是好友才有这样的赞辞。凡是看过仲盛珍演戏的人，都会说一句“太好了”。我借着序文的篇幅也多说几句。仲盛珍，江苏淮城人，随父亲来京，入富连成。先学老生，不久即改学花旦。第一个师傅是金喜棠。盛珍扮相之美自不待言。他的表演，可以用一句话剧的术语来说，极富可塑性，对观众的感染力特别强。他病逝于1929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，距今已68年，而他在舞台上的艺术形象仍丝毫不减弱地萦绕在我眉睫间。这是多么强的感染力。由于可塑性强，所以本工花旦戏，如《坐楼杀惜》《戏凤》《醉酒》《得意缘》《花田错》《打樱桃》《翠屏山》《双合印》《小放牛》《贪欢报》《战宛城》《虹霓关》《英节烈》《胭脂虎》《宦海潮》《大名府》《绒花记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穆柯寨》《穆天王》《破洪州》《马上缘》《樊江关》《董家山》《查头关》《巴骆和》等等若干不同身分、不同性格的女子形象都做到气韵生动恰如其分。包括跷功在内的种种演技之精无与伦比。以花旦应工而又能跨行演《游园惊梦》《金山寺》《断桥》等等昆腔戏和吹腔《奇双会》。难以想像的擅长演咄咄逼人的阎婆惜，又能演沉鱼落雁在幽闺自怜的杜小姐。不但如此，又跨更大的行当，能演地道武旦戏《青龙棍》《烟火棍》。还有更特殊的一出梅派古装戏《晴雯撕扇》，演得异常深刻，完全符合《红楼梦》所描写的晴雯性格。至于《双摇会》《打面缸》《一匹布》《荷珠配》《小过年》等几十出玩笑旦的戏更不在话下。我的记忆中他演过的戏连同配角戏（如《溪皇庄》的蔡金花等角色）在内总有200出。从前的演员能演200出固然不是很个别的，但每出都能出类拔萃地征服观众、给观众以最美的享受，则是少见的。盛云文中提到他们“盛”字科同学在容光照像馆拍戏装像的事，所列举的几出戏以外，我略作补充。那一次拍照还有仲盛珍和叶盛兰合拍的《虹霓关》对枪的不同亮相两张，另有一张仲盛珍一个人拍的《英节烈》扎靠的像。包括《断桥》在内这一次所拍的效果都不好，完全不是舞台上的意思，

不能反映他在台上的面貌。他一生这是第一次拍照，也是末一次。他是民国3年生人，卒年16岁。和他所演的剧中人杜丽娘、晴雯一样都是16岁病逝。

我写到这里想到可能有读者批评我，所写的内容已经超出序言的范围，那么就算我的谈往录吧。

1997. 早春

目 录

序	朱家清 (1)
艺无止境	高盛麟 (1)
学艺演戏忆当年	孙盛云 (62)
我的演艺生涯	李慧芳 (102)
厉家班创业录	厉慧森 (116)
刘天华与《梅兰芳歌曲谱》	刘北茂 (153)
名留世间的高庆奎	刘乃崇 (158)
盖叫天和他的盖派艺术	之 江 (196)
回忆我的老师唐韵笙	李麟童 (240)
我的父亲唐韵笙和唐派艺术	唐玉薇 (245)
谭富英传略	周 桓 (281)
记马派名家王和霖	赵晓东 (297)
徐碧云老师的舞台生涯	毕谷云 朱永康 (326)
听李世芳戏的印象	朱家清 (372)
我所认识的梁小鸾	刘迎秋 (375)
浩劫之后再焕青春的赵燕侠	刘辛原 (383)
梁连柱一生血汗洒梨园	刘连伦 (393)
我所知道的樊棣生	白宝华 (412)
京剧名演员的演唱艺术	陈富年 (426)
海派京剧名角点将录	江上行 (457)